



民族英雄名录（三）

李大伟 编著



目 录

朱贵	1
郑鼎臣	4
郑国鸿	7
张然	13
裕谦	15
王锡朋	25
王鼎	31
麦廷章	33
刘耀椿	36
刘大忠	42
林则徐	43
凌志	59
海龄	59
关天培	66
葛云飞	69
邓廷桢	76
达洪阿	81
陈连升	83
陈阶平	87
陈化成	90
刘国轩	95
戚继光	96
周保中	98
亮山	100
朱霁青	101
谢珂	101

苏炳文	102
任德福	103
马占山	103
李杜	105
耿继周	106
冯占海	107
李延禄	108
沈寿昌	109
林永升	109
邓世昌	110
永山	110
姜绍祖	111
丁汝昌	111
吴汤兴	113
康广仁	113
林旭	114
谭嗣同	114
聂士成	116
寿富	117
史坚如	118
冯子材	119
邹容	120
陈天华	121
徐锡麟	122
秋瑾	123
蒋大同	124
方声洞	125
林尹民	126

林觉民	126
罗福星	127
刘永福	128
施洋	129
李春润	130
高君宇	131
顾正红	132
尹景伊	133
张自忠	133
何秉彝	135
曹石泉	136
李慰农	137
黄静源	137
蔡林蒸	138
刘华	138
周文雍	139
张诚军	140
杨宏明	140
张兰生	141
左权	141
邹嘉甫	142
朱学勉	143
朱昔	144
朱立文	144
朱赤	145
朱程	146
朱诚	147
周卓然	147

周文彬	148
周启邦	148
周礼平	149
周建华	150
周洪涛	150
周大根	151
周达明	152
钟效培	152
钟若潮	153
钟强	154
郑作民	154
赵义京	155
赵伊坪	156
赵一曼	156
赵锡章	157
赵尚志	158
赵明升	159
赵敬夫	159
赵登禹	160
赵崇德	161
张子祥	162
张仲超	162
张郁光	163
张文偕	164
张寿砚	164
张绍文	165
张仁槐	165
张鸿渐	166

张洪仪	166
曾宪忠	167
曾海庭	167
袁先锋	168
虞晓冰	168
余志远	169
余海清	169
游建锋	170
易良品	170
叶凤生	171
叶成焕	171
姚宗贤	172
姚子青	173
杨作人	173
杨子晶	174
杨业谋	174
杨木贵	175
杨靖宇	175
杨家骝	177
杨根思	177

朱贵

朱贵(1778——1842)，是鸦片战争时期，慈溪大宝山激战，英勇抵抗侵略的爱国将领。字黻堂、君山，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出身行伍世家。十七岁，以武生入循化营。嘉庆五年(1800年)调往四川，参与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勇名冠一军”，十年间从外委升至千总。道光二年(1822年)，战雪山，得蓝翎。道光六年(1826年)参与镇压新疆少数民族起义，换花翎。由于“所在多战功政绩”，又从都司、游击，升为西安参将，不久署察汉托洛亥、晋宁协、西安镇副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军再度侵占定海，“扰舟山，入蛟门，据四明”，原金华副将重祥阵亡，朱贵被简放为浙江金华协副将。

他生平为人慷慨，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而且，“馭下和平”“用宽济严”，深受部下爱戴。他所率领的五百名固原劲兵，“皆骁勇善战”，其军纪尤其严明，当时人誉称“最为节制之师”。

浙东三城失守后，道光帝派其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并从各地调兵遣将，赴浙收复失地。腐朽无能的奕经行动迟缓，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才从杭州进驻绍兴。十六日，因与参赞大臣文蔚，同时梦见英军“弃陆登舟，联帆出海”，以为“吉兆”，便决定分兵三路，约期当月二十九日，同时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

当时，奕经坐镇绍兴东关天花寺大营，而文蔚则带

兵四千五百人，屯驻离慈溪县城二十里的长溪岭。以其一半兵力，分成三队，进行反攻镇海。

反攻镇海的这一路清军，以游击刘天保率领河南乡勇五百人为头敌，参将凌长星率领陕西提标五百人为前锋策应，副将朱贵率领固原提标五百人为翼长。二十九日夜，刘天保进兵镇海城下，以长矛与英军枪炮激战，败退十里亭，后遇凌长星策应，合力再攻，仍不敌英军猛烈炮火，所以，未攻入镇海城，便失败了。朱贵取道慈溪，夜间不辨路径，误走入凤浦岙，直到次日午间，才到骆驼桥，而前军业已败归。朱贵欲与刘天保、凌长星合兵再攻镇海，他们不但不答应，反而讪笑朱贵迟延失期，朱贵甚为愤慨。

“大宝山者，慈邑西门外，为一邑保障之要冲也。”其实，慈溪是当时整个浙东战线军事重镇，而距城一里半的要冲大宝山，则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自骆驼桥退回慈溪后，为了防止英军来犯，朱贵带陕甘兵五百人，主动驻守县城西门外的大宝山。山旁有西宛岭，由反攻宁波逃将余步云、李廷扬和反攻镇海退归的刘天保、凌长星等驻守岭上，与大宝山，互为犄角。

二月四日，英陆军总司令郭富和海军总司令巴加，率领陆海军一千二百零三人，分乘三艘武装轮船和二艘小火轮，从宁波来犯。午前，一艘轮船驶至大西霸登岸，约四、五百人，从夹田桥绕向慈溪城西，进攻大宝山；另一艘轮船载四百人，从前江入丈亭口，驶至彭山浦登岸，从背面包抄大宝山。英军从大西霸蜂拥上岸，朱贵首当其冲，命令抬炮轰击，侵略军伤亡甚多。他亲自举着大旗，指挥部属迎击，累次击退英军进攻。朱贵率领的固原劲兵，异常英勇，“无不以一当百，自辰至申，

饥不得食，渴不得饮，誓死格斗。”激战关键时刻，余步云临阵溃逃，“走避入城”；而刘天保、凌长星却“以旧怨隔岭坐视，不肯助战”，致使朱贵孤军奋战。而且，彭山浦登岸英军，未受到阻击，从太平桥直逼山下，发射大炮、火筒，烧毁清军营帐，烟火冲天，驻长溪岭的文蔚守军，不敢反击，反而“忽自惊溃”，更加造成朱贵腹背受敌。朱贵临危不惧，率部坚守阵地，浴血奋战。他“竖所执大旗于垒，怒马斫阵，手斩数十级，身被两火枪，马倒复跃起，夺夷手矛，左右荡决，最后一火枪中要害”而牺牲。其三子昭南，“以身障父，格杀数夷”并接过朱贵大旗，指挥部队反击英军，身被创无完肤，仍坚持战斗，直到中炮身亡。五子共南，也非常勇敢，他身“受三伤，死而复苏，脱衣覆父兄尸，浴血而出。”当时督粮官、知县颜履敬，曾教读朱贵家，彼此意气相投，其粮台离大宝山约二里，朱贵与英军激战时，他登山观战，非常激动地说：“吾不可不助”。于是，更衣持刀参战，不幸中炮牺牲。朱贵“平时号令严肃，旗不去无敢退者”，其父子牺牲后，余部仍短兵相接，与英军搏斗，直至“炮击旗折”而退。这次守卫大宝山，朱贵部下牺牲，共四百三十六人。

朱贵指挥的大宝山战斗，是定海保卫战后，五个多月来浙东战场陆地最勇敢的一次反击战，给英国侵略军沉重打击。“相谓自入犯以来，未有大宝山力挫其锋”，所以称之为“大创”。这次战斗中，英侵略军遭到朱贵守军重创，伤亡惨重，收尸“累日不尽，痛哭惊悸”，后用舢板船，载尸而去。“自是无人言战，夷亦胆落，不敢深入。”大宝山战斗，不仅有力遏制侵略军凶焰，保全慈溪县城免受骚扰，而且，还使英军不敢轻易西进

绍兴，直接进犯奕经天花寺大营。甚至直到后来，英国侵略者仍认为大宝山战斗是有意“诱其深入，用兵截杀”之“深谋”。慈溪人民怀念朱贵英勇抗英，完保城邑，纷纷捐资为他建祠纪念，“以申报飨”“风励万世”。

郑鼎臣

郑鼎臣(1803—?)，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定海抗英著名将领郑国鸿之子。因其胞伯郑国林无嗣，他曾出继承祧。由岁贡捐纳批验所大使，分发浙江候补。鸦片战争爆发后，郑鼎臣随父调任赴浙。在镇海军营供职，任候补批验所大使。他曾积极协助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在镇海监督工匠，加紧铸造大炮。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他随同其父与葛云飞、王锡朋一同渡海，接收定海。八月，直接参加守卫定海，血战六昼夜的抗英战斗。因他有胆略，作战勇敢，成为郑国鸿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其父郑国鸿牺牲后，他“志切复仇”，决心“投军自效”，“带定海水勇，多挈火具”，继续进行反侵略斗争。

同年九月，定海、镇海、宁波三城，相继失守。道光帝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前往浙江收城进剿。郑鼎臣投军效力，受到奕经赏识，“特令统领水勇，并发饷银二十二万两，听其出洋，相机行事。”道光二十二年(1842)一月，奕经决定分兵三路，约期二十九日，同时反攻三城。

当时，奕经任命海州知州王用宾，指挥水路反攻定

海，以郑鼎臣为先锋，雇闽、广舢船、冬船、蛋船、叭喇唬船、辽东沙船，共二百七十六只，从乍浦潜渡岱山，分队赶赴定海各港，以应二十九日同时反攻约期。但，被英军事先发现，于二十六日派武装轮船“复仇神”号驶往岱山，次日又用四艘舢板船运兵六十余人登陆。潜伏各港水勇五六百人，在反攻约期之前，已被英军击败，伤亡约五十人。但，郑鼎臣本人直接带领的部分壮勇，曾一度潜往定海，“或在岸上擒拿，或路遇舢板船，直至其船内擒获杀毙”，共俘获英军四人，杀死一人。所俘英军，解到行营后，杭嘉湖道宋国经和海州知州王用宾等，曾先后赏给洋钱一千五百元。

反攻宁波、镇海两路失败后，奕经从绍兴退驻杭州，并命令尽撤定海水路战火诸船。唯独郑鼎臣，以父仇未报，不肯听令，仍联络火舟，时驻岱山，时驻大嵩山，来往逡巡，伺机进攻。奕经随员要求将郑鼎臣以军法治罪，但奕经念其意出忠孝，诺而不行。

三月初四日，郑鼎臣督率水勇，联络火攻船只数十，各船都装载柴草、火药，从船只聚集地大嵩港出发，先驶至梅山港。黄昏出港，分成三路，向北前进。当时，正值东南风大作，郑鼎臣当即指挥守备徐燮宝率火攻船至十六门地方，分作七排，奋勇放进定海道头，围攻该处停泊的英军三艘大船。英军见头排船只逼近，立即开放枪炮，而七排火攻船冒着炮火，乘风急潮紧，重重继进，各船同时发火。除两排船只随潮驶过外，其余五排船只，围住英船火攻。顿时，“火光烛天，人声鼎沸。”英军一面扑火，一面开炮四面轰击，但见篷索燃烧，火势益盛，便纷纷跳入舢板船逃窜。这时正好前来接应的后路兵勇赶到，开枪放炮，迎击逃窜英军。“该逆船只

惊乱，复自相触沉多只，并有退回仍被焚烧者”。而逃脱的舢板船，驶向竹山门，又遇到从小渠山驶来的火攻船。英军便向火攻船射击，不料船上柴草立即燃烧，“风催火猛，烟焰迷天，直向夷船喷烧，逆船逃避不及，又被焚烧多只”。

蟹峙港地方，停泊着一艘最大的英舰。这是正在进行修理的“复仇神”号。郑鼎臣亲自督率大号火攻船二十余只，从小五奎山与五奎山之间水道，一齐放进，然后分为三路，乘风发火，向“复仇神”号进行火攻。结果，烧断该舰大桅、篷索，连舰上舢板船也被烧着，烈焰飞腾，把英军烧得焦头烂额，势如鼠窜，纷纷凫水逃生。转瞬间，该舰火药库燃烧爆炸，“声如巨雷，烟焰飞过山顶，即时桅倒船沉，不见踪迹。”而事先埋伏定海城内的兵勇，望见东南海面火焰冲天，知系火攻船只火攻得手，便在城内放火焚烧英军住宿，并乘英军扑火之机，奋勇出击，杀伤英军数十，缴获刀、枪等物。

郑鼎臣分饬三路火攻船发火后，便登上螺头门山顶侦察，了解到五奎山有英军屯扎，立即指挥弁勇奋力上山进攻。因该山英军屯扎不多，一攻即溃，兵勇乘胜追击，又杀死英军十余人，缴获武器和衣物数十件。

当夜火攻，直到次日黎明，才渐次撤回大嵩港。查点各路弁勇，只有十余人受伤，并无一人阵亡。“统计此次火攻，烧毁大夷船四只，内烧沉一只，舢板船烧毁及触沉者共有数十只，烧毙沉溺并城内击杀逆夷，约有三四百人，实在数目未能确查。”侵占定海英军在定海受到这次大创，胆碎心惊，对往来船只严加盘查，“处处查问官兵现屯何地，颇有畏我火攻之意”，“而我军亦倍加气壮”。郑鼎臣也因此而受到定海人民的赞扬和

信任。

郑鼎臣这次定海火攻英舰获胜的战报，传至奕经大营，参将周士法心怀嫉妒，反而诬他“虚报邀功”。致使奕经亦对其获胜生疑，特命侍卫容照等前往乍浦，“密访其事”。后来，又派州判李恩浣等，出海查勘验实。郑鼎臣即出具四舰物资送核，尽载所杀英军首级，缴获衣服，烧毁船木及焦烂器械等物，并且，申明“稍有虚诬，甘当死罪”。奕经以“海港焚攻夷船”上奏，道光帝赏其双眼翎，文蔚赏一品顶戴，周士法探报不明，革职留任，郑鼎臣受到表彰，加四品衔，赏戴花翎。

郑鼎臣督率船勇火攻获胜，对定海人民抗英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其船勇被浙江巡抚刘韵珂勾结伊里布遣散，迫使郑国鸿不得不扶其父郑国鸿的灵柩回乡。定海人民都热切地期望着他能回定海，召齐船勇，继续与人民抗英力量相配合，“船勇自外攻进，我等自内杀出”，共同打击、消灭英国侵略者。但在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方针的阻碍下，这种爱国的真诚愿望没能得到实现。

郑国鸿

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是鸦片战争时期，守卫定海，英勇抗英的著名三镇总兵。

郑国鸿(1777——1841)字雪堂，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出生于行伍家庭。从小聪慧，读书“讲求经世学”。其伯父郑廷松以镇竿千总阵亡，他无子，便以郑国鸿为嗣，承袭云骑尉。嘉庆八年(1803年)，他纠集乡

勇，随同凤凰厅同知傅鼐前往湖南镇压苗民起义，拔补永绥屯守备。后来，任都司、参将、副将，道光二十年（1840年）升为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文武兼备，学有所长，尤精诗易，著有《诗经疏义》、《葩经括旨》、《易学崇源》。

葛云飞刚任浙江定海镇总兵不久，道光十九年（1839年）因其父逝世，他便丁忧回籍。临行之前，他曾上书筹海八十七条，认为广东查禁鸦片，外夷阴险，恐有兵事，波及浙洋，应当事先定谋。果然，不到一年，英军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七日侵占定海。

当时，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与浙江提督祝廷彪商讨守御之计，从中乌尔恭额得知葛云飞“谋略可任”，并以其“曾官定海，熟悉洋岛情形，驰书邀之。”七月，葛云飞抵镇海，乌尔恭额前来问计，葛云飞对他说：“今日所急，当先守后战”，积极备防，并呈上《灭夷十二策》。于是，乌尔恭额便委任他主持镇海军事。他以劲兵扼守招宝、金鸡两山，关内安设巨炮，江岸筑土城，而江心及隘巷，则树木桩、排筏，以阻遏英军来犯。“凡三日，而守具备，人心始定，密上《十二策》，多见施行。”不久，伊里布奉命使浙，葛云飞向他“首请招失伍旧兵，而贷其罪，伍卒皆还，教练旬日，散旅遽大振。”同年八月，王锡朋从吴淞调赴宁波，任镇海诸军翼长，葛云飞与他曾请求迅速出兵收复定海，但被一意妥协求和的钦差大臣伊里布所拒绝。伊里布甚至还打算邀请英国全权代表义律来镇海谈判，要求葛云飞也参加，葛云飞断然拒绝。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琦善与义律议订《穿鼻草约》，英军强占香港之后，表示愿意归还定海，伊里布便派人前往与英将胞诅联系。二月，由葛云

飞和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带兵三千人，渡海接收。接收期间，葛云飞坚持先退城，后释俘，否则施以兵威，逼令英军撤出定海。

自道光帝于正月初，发布对英宣战诏令后，曾命伊里布进兵，“收复定海”，但伊里布畏缩不前，一再要求对敌妥协，被道光帝严斥，改派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代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负责浙江前线指挥。二月七日，裕谦抵镇海军营，三月六日又亲到定海前沿阵地。闰三月，被任命两江总督。

定海，三面环山，北有晓峰岭，俯瞰县城，岭陡绝，临海有间道；东为竹山门，滨海，港狭水深；西为九安门，山丛叠，去海远；南为道头，空旷无蔽，海陆往来之要道。葛云飞经裕谦同意从小竹山至城东青垒头，修筑土城一道，长达一千四百三十余丈，又在城东南关山，修建镇远城，周一百三十丈，即关山炮台。为增强定海防务，他请求在晓峰岭上筑炮台，小竹山下塞江路，以便杜绝偷越，并在五奎山增筑炮台，吉祥门、大渠门、毛港、虎头颈诸岛，亦各置防守，互为犄角，裕谦以费繁不许。葛云飞请借三年薪俸，自费修筑，裕谦怒斥：“是挟我也！”坚决拒绝。后来，又请求塞竹山门狭港，使不通舟楫，亦无结果。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当英军侵扰厦门时，认为土城守兵单薄，晓峰岭背负海，且有间道，他又上书要求增炮和营船，以备水战，仍未引起裕谦重视，反而禁议水战，并下令将定海营船押过镇海。葛云飞苦于掣肘，心知徒守必败，遂誓竭力杀敌，以身殉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间，英舰二十九艘，集结舟山群岛黄牛礁一带，侦察定海洋面。三镇总兵原先

皆守城，事急便申军约，激重赏，分守要地。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出守晓峰岭，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守卫竹山门，而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则率部踞守土城，当敌要冲。

十二日下午，英舰四只，乘潮窜入竹山门，当其未入内港，葛云飞在半塘土城，亲自看准苗头，指挥众炮齐轰，击断敌舰前桅，敌无暇抗拒，即退出吉祥门，又绕入大渠门，被守卫东港浦土城的定海镇游击张绍廷率兵击退，清军无一伤亡。英军夜闯小竹山，进逼土城，清军力战，杀敌多人。当时，葛云飞探知英军大船三十，小船七、八十，约二万人，而守军只有五千五百余人，便飞书请济援，裕谦疑其夸大敌情，寄语死守，勿望援。

十三日午，英舰四只，驶入竹山门，葛云飞督兵开炮，击断英舰大桅，郑国鸿率部用抬炮射击，积极配合葛云飞炮队，英舰当即逃窜。

十四日，英舰“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复仇神”号，连樯驶进，攻打晓峰岭，开炮三、四百发，王锡朋率部隐伏石崖反击，无一伤亡。后来，英军五十余人，驾驶舢板船，由竹门山登陆，被郑国鸿率部开放抬炮击退，杀伤多人。傍晚，英军绕过定海城南，占据五奎山。

十五日，英舰五艘在五奎山南泊定，支搭帐房，并建造炮台，葛云飞乘敌未集，即在土城开炮遥击，打坏其帐房五顶，歼英军十余人。

十六日，英舰向吉祥门驶进，攻打东港浦，被守军连开大炮击退。英军转攻晓峰岭和竹山二处，傍晚又以小舟登陆，均被王锡朋、郑国鸿率部击退。

十七日拂晓，英军利用大雾天气，乘清军饥疲交困，驶舰进犯。葛云飞亲自开炮，击中舰上火药，当即焚烧，

片板无存。英军破釜沉舟，驱使闽、粤亡命之徒一万余人，分作三路：一由五奎山迎面攻打；一由东面东港浦；一由西北晓峰岭，向清军发动总攻。英军仗着优势兵力，分番迭进，清军众寡不敌，倚崖踞守。官兵日夜苦战，不得安息，食物又供应不时，饥疲交加，且连日天雨，衣甲尽湿，仍艰苦卓绝，往返泥泞，士气高昂，全力反击。王锡朋带领寿春亲兵，首当其锋。

当英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纷纷冲奔上山时，王锡朋振臂一呼，寿春兵炮火齐发，英军惊溃几散。当时的侵略军说：“中国人下山来迎战。他们的火绳枪和台枪的火光使满山象燃火一般。”骁勇善战驰名的寿春兵，在守卫晓峰岭的争夺战中，敢拼敢杀，十分勇敢。当时，英军驱使着闽、广收买来的亡命之徒打头阵，自己躲在后面施放冷枪，并配合炮击，分批轮番进攻。寿春兵冒着炮林弹雨，奋不顾身，竭力阻击，前队阵亡，后队继进，杀退英军数次。但守晓峰岭无大炮，将士所用抬炮，又皆红透不能装打，他们便手持短刀陷阵，与侵略军展开搏斗。王锡朋先身士卒，左冲右突，杀敌无数。后来，英军大队逼进，部属亦先后阵亡，他不幸中炮，一腿折断，仍手刃蜂拥而来的敌军数人。最后，被英军乱刀砍死。

郑国鸿顽强坚守着阵地，直到枪炮皆竭。当时，有人劝他退保晓峰岭，被他拒绝，他说：“竹山不守，晓峰乌能自存，武臣致命疆场，分也。”不久，晓峰岭失守，王锡朋阵亡。英军遂夺间道，下攻竹山门，形势更加危急。郑国鸿镇定执旗督战，率部与敌血战，后来，他授印军校，单骑赴敌拼杀，虽身中两炮，被数十创，仍挥刀力战，手刃数敌，而壮烈牺牲。